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
三編 卷二

宜織 柳生名家寶，山陰人。其生也，祖父母年高，皆愛惜如珍，因以命名。比長，風神蘊藉，俊逸絕倫，且童年即游泮水，邑中巨家有女者，咸屬意焉。寶父母苛於擇婦，每曰：「吾兒人中鸞鳳，豈可耦世上雞鷲？」以故媒氏踵門，恒未許可。蹉跎將弱冠，猶虛琴瑟，心亦為悵然。一日，以父命往郭外省其姑。少敘家事，即與姑之子閒矚門前。無何，婢來呼其弟，寶與偕入。則姑以事赴近村，命子隨往，且留寶少待，歸來猶有所言。寶不得行，而心頗快快。蓋姑子年甫舞象，已定盟於某家，此行蓋為姻事也。既見姑率其子欣喜自去，一時頗覺無聊，仍立閭間。遙望西南林壑，似有佳境，頓思前往觀之，遂蹣跚前行。聞者止焉，則曰：「予不耐此岑寂，少行當自歸，勿懼也。」徑去，莫能挽留。乃行來及半，至一溪，足力已疲，因憩於水次，俯視清流，意頗恬適。俄聞隔溪嬌語曰：「如此風姿，那得不令人看殺？」寶驚視之，則一女郎，約當及笄之年，玉容嫵媚，花貌幽妍，將一片絳紗浣於溪內，指爪映水，雪色瑩然，衣飾亦甚淡雅。寶不覺心醉，將欲通問而腴腆不容啟吻，狀甚囁嚅。女郎見其木立，乃笑曰：「觀我何為？芋蘿村女兒正恐未易勝汝也。」寶聞而心喜。女郎即招之曰：「盍渡此溪，當與爾言。」寶以首示之意，答以不能。女郎指曰：「西側有紅橋，癡郎何竟病涉耶？」寶遠立而望，不數武果有徒楨，爛然赤色，遂欣趨就，躡之以過。比及對岸，女郎早輟洗相俟。見其至前，歡然與語，謂之曰：「妾處閨中，頗以貞信自守。今見郎，竟不能復堅，此中固有天意。」因挽之共坐於柳下。綠莎茸茸，宛然錦席，絕勝班荊相對者。女郎因詰其裡族，寶終以口訥不能言。女郎頰頰而起曰：「丈夫猶如是，妾輩復何堪？請從此辭，不敢再與郎見矣。」寶又攬其裾，強白姓氏，究以吃吃不能暢。女不禁鼓掌曰：「艾艾果有幾艾？」乃自陳曰：「妾家居此近村，父姓令狐，有女名宜織，即妾也。君如不棄，當造訪焉。垂楊門巷，偏東一帶疏籬，固無難識。」言已，即舉所浣之沙相贈，曰：「此亦足以當繡幙之絲矣。」方將繾綣，上流似有笑聲。女郎亟起曰：「女伴將至，不能復留。須記妾言，勿使人望穿此眸。」遂再冉緣溪而去，尚以橫波回顧，眷戀不勝。寶亦惘然如有所失，佇望移時，直至不見始能舉趾而歸。匆匆過橋，則夕陽在山矣。比至姑家，新月已上。時姑久已旋返，俟之不至，心以為憂，業遣僕僮遍覓之。寶至入見，姑怒詰其焉往，答以閒行。姑叱之曰：「孺子亦太不羈。邑門已閉，汝將安歸？汝父母為汝倚閭。幸在予家，猶無慮，不然腸斷矣。」寶亟謝罪，姑父亦力為排解，姑始霽顏，即命婢進食相款。是夜遂宿於姑家。明日辭歸，假他事對其父母。父母素愛之，竟不窮究。寶至己室，始出紗玩之。闊僅數寸，長尺餘，兩端綴以金鈕，縫紉已成者，狀如婦人之詞子。然思腰縷即細，不應如斯。及嗅之，雖經浣濯，嬌香猶在，果即是物。寶乃驚喜如狂，慮為人見，秘之笥中。夜臥輒擁之衾底，如對麗人。自是每至姑處，必往蹤跡。無如溪水泛濫，並無橋樑，寶因心竊訝之。屢不得渡，抱悶而返。數旬後，聞父母已為問名，則同邑陸弁之女，素以色美聞於鄉，父母因聘之。寶心亦少安，而究思女郎不置。一日，偶過陸家，適陸女出遊，肩輿息於門外。蓋陸故寒微，所居湫隘，輿中人之升降，途中人皆可旁觀，寶故得以矚之。見其貌雖姣小，而豐肌鬢骨，抹粉涂脂，不第視珍紗之豔，大有妍媸之分，即較擲果之容，尚有黔皙之別，私心遂竊有不願。然迫於親命，似亦無可如何。乃忿然出郭，仍至溪側，雖故無葦可杭，幸其水勢清淺，於是不暇顧恤，徑去其履襪，白足而涉之。寶本素未習此，溪水森森，涼沁骨髓。彳亍及岸而登，衣褲盡濕。因笑曰：「褰裳涉溱，褰裳涉洧，予今乃反而用之。」整衣而前，約裡許，果得一村。其中屋宇儼然，桑麻森秀，似不止一二人家，寶因徐步而入。東偏有小巷，綠陰垂蔭，彷彿女郎所云。及入而望之，籬花堆豔，黃蝶粉飛，旋即得其門戶。寶猶未至，見有杖者科頭箕踞，獨坐於籬邊樹下。視其年已古稀，而瑰瑋奇特，不類田叟，疑即女之父也。直前趨謁，杖者頗傲慢，徐起為禮，詢所自來。寶忽自覺唐突，訥訥有頃，先以姓字相告，而來意則未敢遽陳，杖者忽愕然曰：「是吾妻姪也！數年不晤，今成立矣。然果何由至此？」寶竊喜，疑其誤認，而藉此或可入門。遂謬對曰：「久失音問，父頗思憶，故遣姪來省視耳！」杖者大笑曰：汝父詎能識予？此遁詞也。雖然，有勞遠涉，且係瓜葛，當非突如其來，請即入。」徑揖之行。寶以失言故，其色頰然，勉隨之登堂。其居亦甚幽雅，假山活水，極盡丘壑之致。而琴書瀟灑，案無纖塵，其人之風韻可見一斑。因請以子姪禮見，杖者亦木辭，居然受之。始與坐談，曰：「山妻為乃尊遠房之姊，物故已久。遺一女，老夫攜之，村居未入城邑，至今莫識其外家，揆其心竊以為恨。予既辱臨，可使一面，俾知母族人物不同瑣屑者，小妮子庶幾無憾矣！」寶唯唯。適有雙鬟捧茗出，杖者遽令呼之。茶次，又詰之曰：「姪幼時餘至若家，曾見汝父，實未握手耳。前所云雲，竊疑相給，可明以告我。」寶不得已，起白曰：「父實未及作念，姪聞人言，令狐叟世之偉人，隱居於此，故願望見以求教益，幸無疑。」杖者乃微笑，遂不復咨。無何，環珮璆然，則女郎盛妝至矣。寶睨之，衣飾已更，美豔倍勝於溪畔。回憶陸女，彌若霄壤。女郎低鬟佇立，凝睇無言，杖者語之曰：「汝之大兄來自邑內，即若從舅之子也。汝為妹，當以禮見。」女郎即向寶斂皂，寶亦致揖。而當覲面之間，女郎之色頓異，若羞若恨，如怨如怒，一似深憾其來遲者。杖者又笑曰：「宜織與乃兄貌竟相似，使非育於二姓，盡足生一家之光。惜乎男不從姑，而女徒似舅也。」言次，數數目寶，意頗垂青。寶因無敢自媒，而戀女又不能去。荏苒間，陰霾陡起，驟雨滂沱，寶乃倉皇失措。杖者慰曰：「姪勿慮此，雖初遇，亦至戚也，即留宿於予家，當無不可。」寶大悅，益出望外。視女郎，以手拈帶，默坐於父側，眉目無復慍色。乃以言挑杖者曰：「妹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十七歲矣。」寶聞又曰：「只少姪二齡乎？」杖者似解其意，不復答。適值饌具，肴核雜陳，寶乃重致不安，言詞爽朗。忽聞女郎低哂曰：「何對長者反無艾氣？口舌亦因人利鈍耶？」寶亦為之匿笑。食已，雨猶未霽，杖者命設榻於東堂，為客館。且辭曰：「老夫髦矣！不能久陪晤語，姪自偃息，慎勿憶家。」徑率女郎入屏後而去。寶私喜曰：「東床坦腹，予今亦儼然右軍矣。」未幾，雙鬟以燭至，小語曰：「阿姑寄聲，俟翁寢，當自來也。」寶益欣悅，因取案頭書翻閱之，不敢即寢。夜將半，女郎果出，則已殘妝半卸，態愈動人。入見寶，即正色責之曰：「妾為一時柔情，不顧千秋笑柄，偶爾邂逅，即將近體之衣舉以贈君，意固有所在也。乃君竟棄之如遺，一別三月，玉趾弗勤，令妾愧悔交集，忿且欲死。以君少年英發，不宜無信至此。今特見君，萬祈還予故物，不必再有他言。」言訖，珠淚盈眶，潸然欲泣。寶知其怨已深，挽之就坐，自白其爽約之由，並陳徒涉之苦。女郎佯不信，寶又牽裾示知濕痕宛在，女郎始輟然回嗔，而猶絮絮不已，索取前紗。寶笑而出之於懷曰：「物則猶是也，然已近我肌膚，恐卿不可再束矣。」因緬述偃抱之狀，女郎頰赤，不禁嬌羞，亟起而避去。寶將止之，已不能及。迨過畫屏，猶聞其語曰：「亦太無賴，幾令人無地置身。」俄而人語嘈雜，其聲忽出於堂後，有若忿言，有若哀泣，又有若解紛者，寶心大疑。傾聽之，苦不可辨。爾許時方寂然，寶即解衣安寢。晨起將見杖者陳謝，然後辭歸，且少露求耦之意。忽女郎肌容憔悴，神色悽惶，疾趨而來。謂寶曰：「妾以相衣在君處，勢難挽回，不得已而告父，以冀俯從。不意家嚴震怒，大奮雷霆，將置妾於死地。幸婢之婉言代解，甫蒙俞允。限君以旬日，歸告父母，即當親來定議。否則，君不來之日，即妾畢命之期，須臾弗緩，惟君憐而許之。妾固無能自主也。」寶聞言大驚，且自晤女郎，早置舊姻於度外，一若未有其事者。今更睹女之狀，深恫於心，惶急中益不暇顧慮，慨然曰：「諾。」女郎又要之，輒指數日自矢，流連再三。女郎直送之門側，方始揮淚而別。及至溪邊，水已平添尺許，似不能涉。逡巡久之，前橋暫現於波上，屈曲如虹。寶甚喜，乃指而笑曰：「世稱無定詞，此獨非無定橋耶？」因得徑渡，遂登彼岸。於路忽自計曰：「陸女既已納聘，且命於親，此女未稟高堂，豈容啞就？前盟不可寒，後約必不能踐，王魁李益之事，將見於予身，其若之何？」寶念及此，心始躊躇，而究無良策。行且至家，陡生譎計曰：「舊姻若就，新特難求。倘失此佳人，不如死。吾聞父母將諷日為予畢姻，盍重賂日者，詭稱陸女之年庚實於翁姑不利，吾以孝義諫親，誓死不娶。父母素憐我，必毀前盟，然後往就令狐不難矣。」籌思已定，歸家以雨濤為詞，雲宿於姑所，父母亦不之疑。翌日遂行其計，邑中知命者，咸私其金。父因子媳俱長，果思擇吉竣其事。寶知之，亦請隨往。凡過數肆，皆攢眉曰：「誰令君締此盟者？婦人而君之伉儷俱殆矣！」寶之父乃大駭，蓋聞女美，急於遣冰，其初故未卜之也。然以成言難毀，強之定期而歸。至暮，寶忽涕泣於母前曰：「生兒授室，雖出罔極之恩，實以盡奉養之道。今新婦有礙於父母，而兒

竟知而娶之，不孝莫大焉！縱令卜筮之言無驗，此心既已不安，如其果驗，兒不為名教之罪人乎？請罷此姻，味死以告。」母聞之大驚，亟語其父。父不肯曰：「信荒誕之言，敗已成之約，人其謂我何？事關名節，而兒戲至此，陸必不甘，勢將構訟。如之何其可哉？且予夫婦既羸老，苟得佳婦，配此佳兒，即死亦無所憾，況未必死乎？」堅不聽。寶又長跪於父前，以死自誓，斷不忍就此姻。且曰：「兒請往見陸翁索取前聘，倘有訟事，兒自當之，必不至貽罹父母也。」父終溺愛其子，雖不徑許，亦姑頷之，不過安慰其心耳。詰朝，寶入邑庠，拉密友數人，徑詣陸處，求退婚。陸訝之，寶與友皆侃侃正論，以綱常為言。又曰：「孝與義孰重？即令翁訟之於官，予亦死不敢就。」陸本粗鄙，莫能強詞，且憚士林諸君，只喚原媒責讓之，竟還其原聘，莫敢與爭。此一舉也，持論甚正，人反以寶為賢，而不知其計也。寶志益得，而屈指浹旬，慮女有失，因思先往踐言，然後歸告父母勸使委禽，庶幾週匝。遂復獨行以往。幸溪橋尚在，跋履無難。乃甫至村中，即遭杖者於道，歡然握手，延之至家，遽曰：「姪來甚愜吾意，將有一事相洩。」寶叩之，答曰：「老夫故燕吏也，退休於此有年矣。昨承帝命，以幽薊之眾，供職者每私出，致為生民患，特簡老夫前往統攝。今將遠行而弱息斷不能隨，正以為憂，子乃適逢其會。現在葭葦，敬以付托，妻之固可，嫁之亦唯命，老夫從此弗問矣。姪即攜去，幸勿固辭。」寶因驚且喜，毅然受教。杖者旋起入內，促女束裝，別離之慘，達於外。少頃，攜女郎出，美目尚含餘淚，對寶再拜曰：「妹今日惟兄是依矣！」色甚淒然。杖者又曰：「宜織好從兄去，欽限甚迫，宅已轉售於人，不可復留也。」遂指箱籠數十，盡以贈寶。器具書玩，咸畀之。立命起行，不容再緩。寶乃與女郎泣拜於膝下。及出，則肩輿數乘，人百餘，相候於外，亦不解其何以立辦。女郎攜二婢，各乘其一，寶亦乘一輿為引道，仗者目送於門。女郎痛苦失聲，杖者耐之曰：「兒勿自苦，父雖官守羈身，然欲相見，萬里且無難，況僅數千里者。」寶更不解其語。行裝既發，勢難復停，一時絡繹於道上，村人皆翹首以觀。或歎曰：「令狐翁之富乃如此，何居乎未之前聞也？」既而渡溪，寶心自計曰：「驟攜若人歸家，父母將滋懼，予亦蹈不告之罪。盍往姑處暫居，使姑為我設策，當無不濟。」遂輿輿從，直抵姑家。姑適與夫閒坐，談及寶之辭婚，皆嘖嘖共贊其孝。寶忽偕麗人入，裝束如仙，且輜重無算，舉止於庭，乃駭然。詰問其故，寶始具言其實。姑忽驚曰：「是女吾姊所育耶？然實出於狐，非人也。」姑之夫亟詢之，姑曰：「妾有從姊，未嫁而夭，其疾則為狐所祟也。病已沉頓，乃肯自言。雲當十五歲時，即有美丈夫來同寢處，醉後每見形，實一狐耳。今既懷孕將產，死後勿即殮，恐狐來覓其子，闔家將不安。語終而歿，父母如其教。是夜大風雨，家人有膽巨者私窺之，見狐來扶屍起坐，狀如生人坐褥者。俄頃呱呱有聲，竟抱之去，天復開霽。視姊，則血殷床席，依然僵臥，遂乃舉而斂之於棺。姊生十七年而卒。今又十七稔矣。以年歲計之，是女尚二九未足。」姑既言詳，室中人皆駭異，獨女郎聞其母死之慘，泣不能仰。姑又熟視其貌，酷肖姊之儀容。因握其腕，同坐曰：「甥勿悲，予即汝之姨氏也。汝見予，不猶之乎見母耶？」即又笑曰：「予向以家寶為樸實，今乃知其狡獪矣。予曾親見陸女，果去吾甥遠甚，無怪乎以彼易此也。但以此為詞，父母國人皆為所罔，其計不亦譎乎？」姑之夫亦大笑，寶色甚慚。姑命女郎與已處閨中，而貯其細軟於內室，粗重者又另置之。且語寶曰：「予為汝成此美。不然，汝願未遂，汝罪且莫追矣。」因授以計。寶乃大喜，而奔抵家，告父曰：「兒往觀姑，姑念兒母綦甚，不可不一行。」父果遣妻視其妹。既至，姑令女郎出見，言：「係鄰人寄養者，乃父遠宦不能攜，故以之見屬，聘嫁亦皆在予也。」寶之母諦觀之，實遠勝於陸女，因孜孜注目弗移。乘間請於姑，欲求為子婦。姑佯笑曰：「若家小郎君。二三其德，不可令此女又抱棄捐之恨。」寶之母又請，且索女之年庚。姑又笑曰：「不勞嫂慮，予已合之矣，決不至有妨於賢夫子也。」婚議遂諧。其母亟歸，悉以語寶之父，父亦喜，擇日即納采於姑家，不半月而親迎。合巹之夕，寶與女郎深感姑德。姑與女父所贈外，又復補其不足，衣飾奩具，雖貴家無以過之，寶之父母皆大悅。寶至夜始以紅紗還女郎，堅令束之。女含羞解衣，著之於胸，猶寬然。因低笑曰：「妾為君渾消瘦矣！」寶乃知楚宮細腰非古人妄傳者，愈覺得意，歡好倍深。三朝出見，戚黨咸以為玉人有雙，殊不負擇婚之苛。女郎自此克供婦職，舅姑皆深喜。唯時時思父，夜寢即能相晤，隨其所欲，暗中贈遺，女郎遂無所憾。間或為寶言，其數齡時，父始自山中相攜至此。稍長，教以女紅，兼授以書，督課如嚴師，無少間歇。父自居此地，不耕不織，衣食裕如。且閉門不與鄉黨通，人但知其姓為令狐而已。今歲之春，忽令妾日浣於溪畔，婢子相從，亦各任其遊戲。妾所云女伴者即此，非他人也。每出，即予妾一紅箸，囑曰：「有少年郎欲渡者，汝須以此渡之。」遂授妾以口訣，妾以是少通神術。今在夢中相見，輒曰：「為汝夫婦跋涉良不易，然在吾，只取一日功，不甚勞苦。」因囑妾善事翁姑，克相夫子，郎竟充耳不聞耶？寶遂歎息其奇，並悟橋之無定，總皆狐翁之術焉。初陸弁知寶另聘，以為邑中無出其女之右者，所娶必非絕色。及宜織歸寧於姨氏，陸之族姓間有見者，莫不心折，以陸女實有弗如。後寶所賄之日者，稍稍漏言，人始知寶之本意，孝特其托辭。寶之名遂以少減，竟困於青衿，不克騰達，咸謂為棄妻所致。惟藉女郎之資，加以世家餘蓄，迄今猶富甲一邑。其姑至事定後，時或語其兄嫂，親族甫得女郎所自出。閨中宛若，相與嘲戲，恒以靈狐呼之。

外史氏曰：浣紗西子，千百年後竟不一見，亦兩間恨事也。不意柳於倉卒中遇之，且其人之美豔，既不少遜於夷光，而一室倡隨，百年偕老，勝於吳之為沼蠡之泛湖多多矣。獨狐翁以術餌其婿，柳生以智蔽其親，冰清玉潤者，曾如是乎？微姑之高義，好合雖可成，人言良可畏也。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兩美之合，又無非蒼天之意也夫！隨園老人曰：武夷九曲，使人歷盡方知，初見之，但有奇峰壁立耳，似無可轉之境也。何物文心，竟與山靈爭勝。吾於此，又得其不可解之一。

遺鈎

京師有邏卒高二者，性嗜酒。醉則仗一白梃，行歌於巷。以其端有鐵，堅銳下曲，狀如重喬之矛，謂之曰鈎，夜巡者恃以捕盜之具也。一夕，夜甚深，高二又醺陶，持鈎出。過一家，燈猶未灺，諦觀之，則某人之室，新婚未久也。二心偶動，屬耳於垣，聞婦與夫語，其聲甚低，而狎昵之狀可想。二不覺大動，籌思無可與者，遂挈快而前。旋見一人，蠕蠕然行，來甚蹇緩。迫視之，衣裝約略可辨，婦人也。竊意深夜獨行，必非良家，似猶可挑。乃尾之，徑入一巷，有華門甚低矮，婦即側身入內。二猶不敢肆，屏息伺之。俄聞群兒嬉戲聲，見婦皆依依孺慕，似無壯夫，心乃安。窺有短垣，因逾焉。婦即叱問伊誰，二乃依鈎於壁，突入其室，曰：「高二也。」婦驚詢曰：「以鈎來乎？」二笑曰：「鈎誠有之，已植於牆下。」婦乃巧笑承迎，若不峻拒，惟曰：「稚子輩未免擾攘，請君與妾升此屋。」二欣然從之。既登，果甚平坦。婦即解衣先臥，二撫其肌，絕豐膩。而近就之，若抱甕，若擁腫，頗不可耐。然在饑渴之殷者，殊不計此也。為歡良久，甚愜素心，而宿醒未醒，遽擁之酣睡。及寤，似有人語曰：「此高二哥之物也，胡為乎在此？」又有人怒曰：「此偷兒欲盜予之小狎，故以鈎致之。豈高二哥而亦為此？」既而嘩曰：「是果高二哥矣！未見其人，反見其衣矣。」二乃大駭，張目，則旭日滿天，己身臥於人家圈上，蓋豕豕之牢也。俯而窺之，有彘母大且百斤，黝然假寐於牆角。己之鈎，實在焉，不覺大驚。而身無寸縷，羞澀不勝。幸衣猶在側，取著之，赧然而下。初主人見其為二，且形狀如狂，亦愕然。呼而與語，其儕二人亦先在，爭詰之，二實內作，不能言。惟語主人曰：「是豕老矣！不烹之，將為妖。」眾始悟其與豕為好，不禁大笑。二竟不顧其鈎，匆遽而遁。翌日，主人果烹此豕。二夢前婦欣欣而來，謂之曰：「賴君片言解脫，今得轉輪為人矣！」二驚覺，始舉以告人。聞之者，莫不捧腹也。

外史氏曰：孟野之歌曰：「既定爾婁豬，盍歸我艾豕。」二既以身為艾豕，則婁豬不難定矣。第恨主人當時誤從一言，徑投之鼎鑊。不然，子朝方來，南子未老，其所生又必有異矣。惜哉！

奇遇

餘又聞之某公，言西陲蕩定後，有軍將秩且四品，部其眾往戍回疆。兵弁百餘人，臨溪配渡，軍將與其目長約十數，獨乘一舟。有回人年且耄，為之操楫。偶聞軍將鄉音，忽操漢語諮詢曰：「公等俱自華土來，風景近復何似？」闔舟聞而駭，競詰之。乃泮然曰：「予雖居於此，種類實異，身本中州世族也。少年入伍，隨徵殊方，一時偶失利，遂陷於準噶爾部中。渠役之如奴隸，齧雪吞毡，苟延殘喘。渠又售我於回部，遂習其俗，不能復變，今又數十年。竊幸皇威遠震，復睹大邦人物，不禁感而失言，萬勿見過。」眾既悉其顛末，不覺惻然，有至泣下者。軍將忽動念，復以裡族叩之，則姓氏鄉邦實與軍將若合符節。及自言其名，軍將瞿

然甚驚，起立以詢曰：「若去鄉之日，曾授室否？」則曰：「娶某氏，琴瑟甚調。」又問：「抱子也未？」則曰：「年週歲，棗梨未覓。」再咨以其子之名，則言未及終，軍將早噉然大慟，膝行而前矣。其人始愕然，亦釋棹而跪，堅不敢承。同舟多有知者，又擊鑿言之。更質以祖禰名諱，無不吻合，其人亦哭而失聲，與軍將相抱而泣。時已抵岸，軍將白父，棄其所操之舟，出笥中衣冠，更易之，奉之同至戍所。具牒於上官，縷陳其實，兼繳官誥贖父罪。上官憐其情，喜其遇，亟為具奏。奉旨宥而弗問，兼聽還其鄰里，軍將始命人送其父歸。太夫人猶在堂，夫婦握手涕零，則皆年逾七十矣。

外史氏曰：遇之奇者，惟在倫紀之地，益令人可泣、可歌、可哀、可喜，一時而七情具焉，誠莫知其所由然。夫以天涯之遠，而聚天性之親，其至樂乃出於至苦，其至苦愈有其至樂。異方之伯道，幸遇斑衣失怙之木蘭，徒刻香木，蒼蒼者何巧耶？不然，秦越同舟，又何人迫之自言耶？

繡鳥

德安莊士玉，善女紅，暇輒為細君緝履。落梅數瓣，妍豔如生。有竊聞其事者，每笑謂京兆眉嫵，猶非鍾情之至焉。一夕，就燭經營。夜已過半，乃置業履於牖上，同覓黑甜。翌日晨起，求之弗得，遂疑偷兒攫取。而室中都無所失，因而駭然，即亦不甚介意。及昏，與細君共語其異，忽櫛上一物，疾如鳥隼，撲面飛來。亟視之，墜於榻上，則所繡之鳥也。附以片紙，細楷簪花，莊閱之，則七言一絕，曰：「故拋象管弄銀針，織盡文房幾許心。自是深情憐一瓣，詎知寸趾價千金。」語意似譏細君之足下，而不知誰實為之者。莊亦付之一笑，然心則竊竊然不滿於閨中之履矣。乃細君固不覺，惟以怪異為懼。明日遂托故歸寧，久而不復，務俟遷喬而後返，良亦有挾而然。莊不聽，獨處一室，輒祝曰：「寸趾者，肯容人一視乎？」言之數四，並聞櫛上笑曰：「赤足婢似亦可好，奚用織者為？」莊愕然，早見繡履半彎，縋梁而下，尖瘦如初生之月，束以鮫綃，纏以錦帶，度之不及三寸，洵為尤物。且自下而上，褶襠儼然，皆以薄縠，愈足令人魂銷。莊既得其一斑，益思窺乎全豹，又祝之。旋聞嬌音哂曰：「措大亦渾不解事。此正動人情處也，奈何務睹其全耶？」莊益哀懇，轉瞬徑下，則一二八麗人。綠鬢雙欹，玉容百媚，信非人世所易有。回念其妻，不啻稿矢矣。因遜之坐，微叩由來。麗人低鬟不答，徐曰：「君只合與蠹東施捉足捧履耳，又烏知天上西子哉？」莊亦笑曰：「西子果肯枉屈，亦願效圯上之故事。」遂相與鼓掌。款洽許時，麗人絕不羞澀，經投莊懷，任其緩帶解衣，扶入衾底。一時好合之樂，有倍勝於伉儷之歡者。事訖，麗人解所御之履，以贈莊曰：「留此好樣，倘值筆墨微暇，可為妾一搽針黹也。」言已，奮身而上，倏不見。莊玩其履，則以五紋織成者，雖纖嫻如錐，亦鄰於敝屣矣。莊會其意，為更制之，且備極工巧。甫成而果至，出以與之，欣然有喜色。是日歡好倍初，天明易之以去。復囑曰：「妾為君跋涉不易，每來即納履踵決。君能時易以新，則朝夕可以相晤已。」莊諾之。由是屏絕外務，並日而營，惟恐其不逮。旬日之間，麗人之所得已不止五畜之多。而卜宅之舉益奢，細君不能待，乃旋歸。見莊，忽大驚曰：「別未匝月，何形神之困悴一至於此！」諱之，堅不肯言。細君搜諸床，得只履，迥非故物。試之，方柄圓鑿，果不相入，蓋即麗人所遺者。不禁勃然，遂至脫輻。細君投此履於火，且以死要莊，始移居。乃莊自此抱恙，漸以不起，未半年而卒。後邑人誤開古墳，有牝狐疾馳而遁。眾視之，其中衣奩備具，敝篋存履數雙，制度精妙。好事者袖歸示人，則皆莊之手制也。

外史氏曰：代閨人制履，韻事也，而卒罹非常之禍者，豈以巨履小履亦有利害之殊，而纖纖蓮炬方在掌中，渺渺幽魂旋歸泉下，曾不如大腳阿婆履，為之而無患耶？東昏為玉兒做步步金蓮，竟以之亡國，況其下焉者乎？人之沾沾於大小肥瘦之分者，其亦莊生之續也已。

輿中人

京師輪蹄絡繹，行者多以輿，故雖曲巷窄門，皆有車轍馬跡。而繡閣之姝，畫屏之豔，其出也，香車寶馬固不外需，下此者則非賃不能矣。有某公子者，性佻達，尤好冶游，遇色如集羶之蠅，輒營營不去。父死，益無賴。竊慮美人之隔重帷，嚙笑不能親炙，乃與所交惡少謀，變服為人執鞭。凡少艾之登車降輿，纖腰弱體，眉黛唇朱，無不以目淫之。而貌之妍媸，妝之濃淡，又不時津津齒頰，僦車者固不及知也。丙子夏，又乘人之車如市。方將覓緣以飽晷日，俄有一老嫗蹣跚而來，口中且絮語曰：「地將廿裡，青蚨只百文，誰肯載之往耶？」瞥見公子之車，即呼曰：「賃輿！」公子詢以所之，答曰：「八里莊去上新塚，往返皆汝車，只載一小娘子，盍行乎？」公子笑曰：「個老姥止敘家常，值果如何耶？」嫗曰：「不虧汝，整百黃邊，可肯一往？」公子少之。嫗響感轉身，色似重有憂者。公子自思，小娘子必新寡未久者，予雖閱人多，究未能通笑語，今遇此弗可失也。乃呼曰：「姥轉來，車賃矣！」嫗始欣然引之往。曲折數巷，方抵其家，亦未辨為何裡。窺之，牆卑室淺，嬌語嚶嚶，不免時達於外，蓋不過二旬人也。嫗入有頃，以楮錠出，又復施衲車內。蹣跚往來，而珊珊之步已至矣。睨之，容如桃綻，膚似脂凝，縞衣玄裳，果一新孀佳麗，益竊喜。婦流盼，謂嫗曰：「好看家，慎啟閉，日晡即歸矣！」嫗笑諾，闔扉自入。婦始登輿，且謂公子曰：「若勿馳騁，予質荏弱，不任顛播也。」其音嬌脆如新鶯，公子心益大動。私計曰：「如此孀然，諒非大家閨闈。若至野劫之以力，事當可成。」因即輾端小憩，微叩之曰：「娘子所往者，先人之丘墓乎？」答曰：「亡夫之塚耳！」又問曰：「歿幾時矣？」答曰：「百日猶未周也。」語次，漸以親狎，口脂之香，咫尺飛越。未出兒閨，公子之情已蕩矣。比及郊垌，道路岐出，公子故熟識幽徑，乃策駟就之。婦在車中暗認良久，駭曰：「誤矣！此非予往來之故道也。」公子答曰：「若勿言，此固捷且便者，若何由知之？」仍共語，言漸涉邪。婦亦不拒，惟以微笑答之。已而潛索其手，則以纖腕承迎；戲牽其衣，則以輕裾暱就。公子之欲盛熾，正思請問為歡，婦忽響感自語曰：「可若何？」有頃又云。公子詢之，婦笑曰：「此事不可令人知，然而不得不告。予勿遽出門，未遑如廁，今小腹脹痛矣。若視有僻地可停車。」公子喜適其願，笑而領之。須臾，至一林，密葉周匝，四無人跡，遂吶控而止，顧曰：「娘子請往，予不能從也。」婦下車，周圍審視，謂曰：「地頗險惡，予心惴惴然。若可偕往，遠立似亦無妨。」因以橫波示意，公子大悅，徑從之。婦至茂樹下，忽變聲，謂公子曰：「汝視我猶為可憎耶？」亟睹其面，則巨口獠牙，目光如炬，固一生夜叉也。駭極而奔，夜叉奮臂擊之，應手而僕。猶是柔荑，已不啻巨靈之掌。夜叉搏之如匹雛，縛之於樹，叱之曰：「汝父一生宦達，生汝不肖，目不睹詩書，惟瞶人閨闈，律應眇。」於是出腰間白刃，剗其左眶，烏珠隨手而出。夜叉啖之如食蔗，公子嘶鳴。夜叉又叱之曰：「汝既目染，又復口污，律當啞。但留舌為人言，宜去唇以代。」因割其吻，公子益號。夜叉再叱之曰：「汝有手，文不能握管，武不能張弓，而甘心為之僕御，辱已甚矣，律合去其一。看若能揚鞭得意耶？」乃斷其右腕，公子之袖盡殷。夜叉乃鼓掌笑曰：「閨人之恥，予今為之一灑矣。」言已，復化為美婦，斂衽而拜曰：「累君相載，媿無以酬。但歸途迢遞，孱弱難行，車馬可暫假也。」竟出林升輿，控縱而去，莫知其所往。公子痛深創鉅，號救無人，始自悔所為之謬。既而剝膚日烈，枵腹雷鳴，愈知自艾。幸有行客數人至，疾聲呼之。眾至其前，咸驚怪。公子細述顛末，靡不駭然，乃解其縛束，送之歸。公子自是以疾廢，然而狂態盡斂，醇謹老誠，非復向之輕薄子矣！後二年，又行遇一婦，彷彿共載者，而未敢復視也。聞婦遙語曰：「我輿中人也，君能改行從善，壽亦增長矣！」公子大驚，視之竟茫無所見。

外史氏曰：狂且之惡，王法所不能禁。非不禁也，私娥之辱，身受者且不能知，又烏可繩以國家之典哉？幸活菩薩現生夜叉之身，剗之割之，卒能使之回心向善，不終於蕩檢逾閒，真具大慈悲者矣。輿中人乎，閨中人咸當繡象以祀之。

龐眉叟

閩臬陳公，治績素著。有幕下生曰盧某，實左右之，公亦敬禮弗衰，時時與同寢食。盧年未三旬，斷獄精嚴，令人無從置喙。公之僚屬，罔不誠服，盧遂傲睨一世。適邵武來一異人，龐姓芝名，字眉叟，壽登七秩而少好如弱冠。挾有異術，能與鬼神言，悉生人去來事。某太守薦之於公，遂驛送來省。其言如響，公甚尊信之，亦致之幕中。龐既入署，得與盧遇，輒數數目之，色若愀然。公疑焉，然以盧素倨慢，待龐無加禮，故如此，亦不甚介意。一夕與龐夜坐，聞鬼聲甚慘，似在左近。公與侍者皆聞，因駭然以詢龐。龐笑曰：「此盧生之夙孽耳，於公固無害也。」公叩之，初不肯言，詰之再三，乃曰：「公憶蒲葵扇之已事乎？」公愕然

曰：「頗憶之，而非予任內事也。」龐曰：「公雖未逮，盧生實司其事。渠以片言致戕二命，昨閻摩既已發劾，禍將作矣。」公詢其期，答以三日。公遂默然不樂，然猶將信將疑也。侍人有善盧者，聞而驚，轉以相告。時盧正因惡警，神思弗寧，聞之，益更怵惕。遂治具邀龐，敬求良策。龐已覺侍者漏言，堅辭不赴。盧乃移樽過龐，儀節謙恭，笑語款洽，迥非向之倨侮者，龐亦竊笑不言。酒酣，盧以言挑之曰：「君居閩地，亦知蒲葵扇一獄誰實斷之乎？」龐佯笑曰：「此前司某公事耳！君言及之，當必有故。」盧因愀然曰：「予時已司刀筆，就事論情，推見至隱，乃人或以為口實，心殊不解。」龐聞此言，遂變色而作曰：「君至今日尚猶以為精當耶？二屈吁冤，九閻震怒，君之危若朝露，顧乃詡詡如此哉？」盧大怖，離席而伏，一時侍者皆驚愕。蓋閩中素矜男色，詩禮之家生子而美，其防閒尤甚於閩人。某縣一巨紳，生子女各一，皆有殊色。紳故崇尚名教，閒之維則。男女既及冠笄，尚猶中門未出，家之僮僕並未少識烏衣，而紅顏者更無論已。一日紳他出，見僕執蒲葵小扇乘涼於門側，紳亦漠不關心。閱數日，過女閨中，案頭適有此物。取視之，上題五言絕，墨跡猶新，而詩鄙俚可笑。紳心猶未甚疑，及詰其女，則曰：「弟適攜來，雲係某僕者，不知何人所書，讀之令人噴飯。父亦曾見之耶？」紳微領之，而疑乃頓起。時內外隔絕，僕之物無因而至，致以為訝。然思僕之婦服役門中，物或有所自來，遂不復根究。乃父出而子入，姊弟又以為笑柄，評誅許時，女因語弟，使更之。弟初不欲，既而念少年章甫忽等巾幗女流，亦深閉而不得出，不覺抑鬱。乃以清水滌其墨，取筆大書一絕曰：「雄飛原有志，雌伏固無妨。倘借春風力，飄搖出畫堂。」吟成，姊弟又笑語良久。而懼為父見，遂並是扇藏於中，即紳亦不甚記憶矣。明年，紳將有遠行，以門客某綜理外事，即館於家，其素所親暱者也。時值溽暑，蚊聚成雷，客索一物為驅逐，乞之於內。紳子無以應，偶見此扇，即以付之，亦頓忘扇頭所書矣。客揮筆竟夜，晨起，僕瞥見之，詎為己物。及讀詩則又非是，遂置之。乃客當未冠，時實以色寵於宦，故今猶以家寄托。是日見僕錯愕，取扇觀之，不覺大慚，遂疑紳子為嘲己，思以報。及紳歸，故以扇置其前，且言公子所贈者。紳本有疑，於是見之大恚。客又言公子每夜出，未知焉往，忝在腹心，不得不告。紳益怒，入內呼其子，將施鞭撻。幸女銳身自任，極力辯白，書扇有時，與扇有據，宵行又莫須有之說，紳乃釋然，反下令逐客。客遂無顏，鼠竄而去。又逾年，紳遂為其子締姻於某宦。既納采矣，客知之，因銜舊怨，攜扇造宦，鑿鑿言之。宦又迂腐異常者，乃以乞書為名，向婿丐字數行。紳不知，命子與之。宦比觀，字跡吻合，竟遭媒妁絕其婚。紳不能平，爭論數四，遂涉訟。然在斯獄者，猶以詩有可解，事有可疑，聞之中丞，藩臬亦命為之調停。而盧適入幕，見之即笑曰：「此地素有此風，已不可長，況紳家而亦為之耶？」因命取扇入署，草書一行於上曰：「既甘雌伏，何必雄飛？其人之品從可知，其人之婚禮宜絕。但存宦體，仰即斷離」，云云。紳得此，慚赧無地，歸即痛撻其子，逼使成招。子竟無以明，刎頰而死。女恫曰：「予實使弟為之。今若此，是予殺之也。」女遂亦投環。紳救之弗及，氣忿成疾，竟以病廢。而人猶喧傳其丑，罕有識其冤者。是獄已隔數年，盧忽夢已持蒲葵扇，將有所書，身側一女鬼，項擁素帛，哀哀而哭。及寤，寸心驚悸。又聞人言，故折節於龐，以冀倖免。龐既責之，更力辭曰：「此獄既已定案，亦如君之鐵筆，不能動搖。但因造言之客，時近大貴之人，鬼不得前，故君亦少延殘喘。今渠已南下，覆舟於江，命無可逃，豈君尚能獨緩乎？」言已太息。盧又流涕以請，兼以老母為言。龐不覺惻然曰：「只餘一線，君自為之。」乃屏去左右，耳語曰：「某客為鬼所迫，因投於相國門下，乞為親隨，朝暮侍側，故得苟免至今。刻聞閻君將轉生人世，地府缺員，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案，君能得我公卵翼，同宿數宵，或藉以免亦未可料。此僕泄天地之秘，深有罪愆，明晨亦將他適矣。」盧聞此語，深信弗疑。及陳公退食，即號泣乞救。公詰之，乃具以告。公以咨龐，對曰：「以公之福德，不難庇護此一人，濟與弗濟，請從之。」公乃慨允，命人移臥具於盧室，與之對奕，直至夜分始寢。果無一事，即鬼聲亦不復聞。達旦而起，階頭砌畔儼有繩索痕，侍者皆以為異。及公出，龐即承迎，將辭歸邵武。公留之，堅不受命，不得已而餞之衙齋。臨別，龐語盧曰：「剩此兩夕，君亦切勿自誤。」盧敬諾，龐遂遄發。乃公至次夕，手談既倦，因與盧坐語。夜半將眠，侍者亦多偷安，俄聞簾鉤微動。公固有戒心，亟視之，則黑氣兩團恍若淡霧，森森然直衝臥內，豎人毛髮，視盧已木坐如癡，公駭然，厲聲呵逐，其氣頓斂，彷彿如人，侍者皆見之。則一男一女，年約十六七，分跪於公之坐側。公未及詢，女即稟白曰：「蒲葵扇一案，公亦當洞鑿其冤。今盧某已罪無可逭，請公出此戶，勿庇兇人，反使震公左右。」公時已氣餒，強詰其名，則某紳子女者是也。公乃徐曰：「亡之，其命矣夫！」遂起而趨出。盧雖迷惘，猶思挽留，公乃以更衣辭之，亟返內署。少頃，使人睹之，則報曰：「盧先生已長逝矣！」公益震昧，不敢復履其室，惟命紀綱以衣衾斂之。已而詢其死狀，則長跪中庭，宛如向人乞命者，且口鼻有血痕，及歿而膝猶未伸，筋骸拘攣，遂拳曲而納於櫬。馳書浙右，召其眷屬，厚賻之，令載以歸。然在公已如失左右手矣。幸即報升方伯，倉卒離任。復遭龐於途，公知其異，挽之唔言。因詢盧之所在，並兩夕頓異之由，頗加怨恨。龐正色曰：「初某以公之德政綽有可觀，故以節鉞卜之，謂不妨庇茲小丑。詎意庭訓弗嚴，盧歿之日，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金，誣一良婦永沉囹圄，上帝因減公之祿籍，以父子至親故也。以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，且冒胥而不顧。微公知幾，亦將抱恙。非某誤公，實公之自誤耳！今盧已遍歷冥罰，轉真人世，不再如向之得意已！」語竟辭去，公甚怒。時公之塚子已蒞任某州，因走伴以書詢之，堅諱曰無，公因此鬱鬱弗快。無何，以公務降補鹽道，未任而卒。

外史氏曰：甚哉，福必以德，而後能神歛而鬼伏也。陳公為子減祿，鬼即相逼而來。德者福之基，可不務乎？至蒲葵一扇，雖可招風，苟非盧專主，其事亦未必無由昭雪。任性失出尚當顯罹陽刑，僅受冥罰，猶為僥倖。惟閻君亦轉生人世，當亦授何職，殊屬不經。每欲起眉叟而問之，又慮九天十天莫定所居，亦徒懷索解之意而已。

詩妖

濟南湯敬一，素業詩，所作有杜陵風致。一時苦吟之士，皆慕其名，每獲佳篇，如逢拱璧。汶上李子，藏其稿百餘首，非契友罕得一觀。然李之所為，不第絕不似杜，抑且絕不似湯。嚙語盲詞，讀者欲嘔。而李輒大言曰：「湯以杜為師，予以湯為師。古今詩學之傳，只此一線，區區元白，直將奴隸視之矣！」同袍者無不竊笑。一日誦湯吟草，方且狂呼，聞有人笑曰：「湯居杜下，子實高出杜上，何為擊節如此？」李大喜。視之，見一物挺立於前，巨角獠牙，高逼屋樑，形狀醜惡，駭極欲僕。強叱之，物忽不見。乃由是李益自負，舍湯與杜，別成一家言。且大書於門曰：「子美若生應下拜，敬一雖在敢齊驅。」見者益嗤其狂妄。忽於深夜有二八少女款李之齋，李啟戶諦觀，貌絕妖冶，而態更駘蕩不群。私心愛慕，延之入，叩所自來，答曰：「兒家居浣花溪畔，與草堂為鄰，昨自蜀中流寓山左。生平酷嗜杜詩，欲得彷彿者而事之。聞君子又高出杜上，倘賜一律，願侍終身。」言已，斂衽而拜。李愈大悅，遽請命題。女袖出紅巾，色甚嬌豔，隨鋪於幾上曰：「以此代楮，即景可賦也。」李不自揣，信筆塗鴉。甫一起，女即顰蹙，連喚奈何。次句復然。竟不俟其終篇，攬巾入袖，曰：「壞兒家羅帕矣！此等劣句，只宜以廁中敗紙書之。所謂翹然杜上者，竟如此耶？」李大慚。心雖忿忿，然因愛不暇為嗔，反笑而謝過。女意似流連，徐曰：「君欲學步篇章，盍與妾共處三五夕，或可成詩。否則，遺矢地上，犬且置之矣。」李愈抱愧，而幸其下榻，遂無一言，惟促之解衣，兩相歡好。及寢，李忽頓憶前事，因舉鬼物所贊者，聊以解嘲。女乃戲握其具，曰：「君不知耶？渠言高出肚上者，殆即此耳！」李亦大悟，不覺失笑。女雖鄙李之才，而情意浹洽，備極纏綿。因囑曰：「君無詩腸，但有妾在，杜老誠不能及，溫、李尚不足道也。萬勿輕泄，泄則不祥。」李亦姑領之。晨起，旋失女之所在，李猶似信復疑。及有所觸，將欲揮毫，恍惚中如女在側。吟成則句新語雋，非復吳下阿蒙，自視亦覺刮目。又出以示人，咸驚曰：「子今者雖仍杜下，已儼然居夫湯上矣。」李乃知女言非罔，自此與女寢處，幾無虛夕。後值同人高會，湯適遠來，亦與席。主人出一軸求眾題詠，展視之，則美人春睡圖也。湯乃遜李，李亦固辭，眾議令各賦一章，先成者書之，李竟一揮而就，曰：「遮莫春愁重，終宵有醒時。卻因香夢遠，故向畫圖欵。百轉鶯難喚，三眠柳不移。但憎舒又卷，睡損海棠枝。」稿甫脫，眾皆撫掌，湯遂為之閣筆。既題復飲，湯故有心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君才敏捷，夙所服膺，第不能工穩如是。今日之事，僕竊有疑，惟君其教之。」李時已半酣，乃笑曰：「君亦故為癡謙，豈落霞孤鶩遂足輟子章之管哉？雖然，僕以前所為亦殊夢夢。近有奇遇，始覺揮灑自如。」因述女之蹤跡，且極其詳，眾咸駭異。座中一達者，忽愀然曰：「君之禍不旋踵矣！此女必詩妖也，夜攝君之精氣，晝復炫君之靈明。英華盡泄，津液將枯，冀享中壽猶難，矧夫長年厚福哉！」李乃大恐，敬求良策。達

者與眾皆曰：「遠之自可以免。」李為首肯，歸即移臥具於內，不敢復宿蕭齋，蓋不入閨中者已三月矣。細君大悅，剪燭唔言。女忽現形而來，咻咻然戟指而數之曰：「妾何負於君，而泄吾事於廣眾，使迂儒目妾為妖。妾誠妖，詩人疇不賴予，竟相與鄙薄如此耶？」語次，面目頓更。李視之，則故巨角鬪牙，形狀醜惡，即謂已高出杜上之怪也。大駭，與妻俱僕，家人力救之。有頃始蘇，猶嘔血數升，病極危殆。延醫投以參苓，半載始愈。然有時一觴一詠，又依然向之覆瓿物矣。李遂抱恨終身，絕口不言一杜字。

外史氏曰：東施效顰，竟掩西子，非筆下有神，腕底有鬼，將必不能如是。但女以才色惑人，庸免斥之為妖。不然，得一日之名，烏用享期頤之壽？達者具曠世之識，當不以危言相聳動也。

變鬼

黔楚故多妖術，其事皆肇於苗。以人化虎，以木易足，變幻不可名狀。故明天啟年間，荆南有無賴子十餘，奉一苗人為師。其術則曰變鬼，奇詭異常，毒流閩閩。初小試於某縣，幸黃崗李如龍道士識其蹤跡，白之官，擒而治之，遂未至於大肆。及究其變鬼之法，則風聲鶴唳，人實自驚，初非鬼之能事也。某縣有富家，居近城市，有壯男三人，皆已授室。乃翁早喪其偶，惟攜二少妾別居一院。奴僕之健者十數人，素矜拳勇，劇盜猶望風思遁。一日值翁誕辰，子媳皆稱觴介壽。苗人因乘其夜宴啟閉微舒，乃聚其類，擇四人各授以符，與己皆變鬼以往。及抵翁家，夜將三鼓。時深秋，天氣暴寒，頗不可耐。翁與子陪待賀客，倦而思眠，遂各歸寢室。鬼亦分袂尾之，始則窸窣作響，繼乃嗚咽發聲，闔門已戰夕靡寧。翁膽獨巨，猶大言語其妾曰：「鬼陰質也，當畏火光，可明燭以待之。我輩三人為眾，陽氣盛熾，復何所畏？」其論若甚侃侃。乃聞長嘯者相逼而來，白髭早軟自動，如風際之竹矣。鬼亦不禁竊笑。及鬼入戶，形果駭人。其一斬衣涼冠，面無血色。其一烏珠雙努，體無寸絲。燈下視之，翁與妾俱亦倒地，鬼乃恣其所為。天明，始吼叫而去。翁少醒，燭猶未燼，周覽室內，箱籠盡開，始悟鬼而實盜。初未虞其妾也，迨觀榻上，兩美裸然，尚猶白身偃臥。疑而詰之，則泣曰：「始以為鬼，妾等遂昏然。比蘇，實二少年，褫予衣而相鬪，其辱不可勝言。直至數度方起榻，妾輩遂狼籍不堪矣！」翁因愧忿不已，亟扶杖往呼其長子。慮婦未起，自牖召之，聞其塚婦嬌泣曰：「予今者復何可為人耶？」翁遂大疑，呼之益亟。子甫啟門以出，則面目黧黑如漆炭，恍即深夜所見者。翁幾欲奔，強詢之，則有蓬首厲鬼，直履其闔，子甚怖，適有無火之灶，因埋首其間，理亂固不知也。翁遂不詰其詳，惟歎曰：「壯夫如此，固無怪乎老夫矣！」又往視其仲子，婦已著縷而起，延翁入，涕泗而言。亦有一鬼，血污週身，突入其室，婦驚僕。及寤，則床頭有鬼，身上無衣，因哭訴不願復生。翁撫慰之。及詢其子，則指曰在榻下。翁喚之至屢，始匍匐而前，許時甫見其面，蓋已污垢深漬，無復人狀矣。翁益太息而去。比出，見其季子裸狂走而來，忿然曰：「空畜多人，鬼來即瑟縮不起。脫使遇盜，何如乎？」翁壯其言，亟叩之。對曰：「鬼至時，兒與婦已就寢。聞其聲甚可怖，乃以衾冒首而臥，不敢出息。詎鬼竟竟弗容，以爪碎香衾。兒一睹其面，鬼發赤眉幽，冥劣相，乃恐懼避席，不及著褲而奔。迨出寢戶，頓思人眾可援，往呼僕輩，輒皆托醉未醒。間有痛者，聞兒言反各覈鍊乞命，儼若親見鬼形。兒不得已，徘徊於外，幸而頓忘其寒。將曙，見前鬼肩荷巨囊，累累然不知何物，徐徐而行。兒亦莫敢究詰，故急奔來告兄，不圖先已遇父也。」翁因慨曰：「孺子少有志，汝婦今竟何如？」答曰：「兒行時，婦故無恙。」翁曰：「亟往視之，鬼殆竊婦而逃矣！」其子趨而入闔，果失其婦，乃大號。翁亦倉皇命僕物色之，至午始得於郭外，盛以麻袋，氣息將絕。負之歸，向晦始活。則鬼喜其少艾，自榻而貯之於囊，荷之去，將以永好。苗人懼泄其事，叱令棄之，故得以珠還合浦焉。翁心恥其事，反重資贖獲，使無漏言，僅以盜劫首諸官。及鬼事泄，歷供前案，凡攫取數家，皆驚之使避，以快其祛篋之私，惟翁家長鬼殊甚，且室多麗質，故不免於包羞。案定，人遂喧傳。翁病之，命子各出其婦，又皆不從，乃徙於鄉。未及十餘稔，而獻忠之亂作，粉黛從軍，為禍尤酷。變鬼者或其兆之先見乎？

外史氏曰：人而鬼乃其常也，鬼而實人則其變矣。夫以如是之鬼，見之者固應動色，至於搜囊篋辱閨人，則雖寧惡當前，誰能堪此？忍不起而與之爭乎？乃一老無論三子，皆壯夫，何竟心忸怩低首下心，是可忍孰不可忍耶？迨夫受侮不少，子且遷怒於僕，父且命逐其婦，亦徒貽笑柄耳，抑何補哉？抑何補哉？

續念秧

《聊齋》言念秧之事，隱括其奸，既已如犀照怪。迄今行旅所傳，又有數事，亦足寒跋涉者心。因擇其尤奇者，用以當禹鼎之一足，俾客子知所趨避，欲窺全豹猶未也。浙東某方伯以引年致仕，時已簪紳濟濟，諸公子皆宦於京。惟一幼者奉率晨昏，已弱冠有餘矣。方伯以功名為重，遣之赴都，與其諸兄謀，將以求仕。瀕行，予以千金，僅資路費，以京中所需自足。猶慮其少未更事，囑之曰：「途次念秧者頗多，汝此行不淫不賭不多事，可以無患。切宜慎之。」公子謹受教，紀綱數人，載以巨艦，非如一介之士，從以老僕，乘以匹馬，可以垂鉤而釣者也。行及漢口，棄舟而就輿，又已數十程。公子既恪守家訓，繁費無多，而公又掛冠未久，門生故吏幾遍中途，其飽豬肝而贈縞帶者，不一而足。即從者亦益潤行色，於是慢藏之戒倍嚴。將抵京，已使人先往馳報，公子與其僕駕輕車跨駿騎，輻重絡繹，馳驅於畿南道中。雖非朝發夕至，亦既信宿匪遙，心皆漸放。是夕宿於安肅，小邑也。僕夫卸裝，公子散步於旅邸，因與郵亭主人閒詰道里之遠近，約數日可達。主人未及對，旁一人華服鮮衣，貌頗修偉，代答曰：「明夕宿涿州，二日可抵都門。貴客按程前進，道亦不遠矣！」公子以首領之。微詰其姓，曰田某。審其音亦浙，公子頗動鄉情。方將細詢，適僕來請盥濯，遂入室。及昏，田忽以盛饌入洩僕稟白，言係公子長兄現蒞某部斥革之吏，以故閒居在此。倘公子肯為緩頰，仍復厥役，則不啻再造之恩矣，因敬以盤飧上獻。公子頗疑，召人問之，鑿鑿敘述，則其事甚細，其情可原。及詰其何以出京，又對曰：「吏之兄實亦小吏，現掌案卷於縣，故來依之。」公子又私以詢僕，則逆旅內外，人多識之。因亦坦然不疑，三辭而後受之，更加慰勞，許為排解。田色似甚喜，頓首至地，感激不勝。公子遂獨酌於旅舍，田與群僕呼盧浮白，亦樂而未央。酒將半，又有客至。人騎喧嘩，遽問公子宿處。主人導以入，其一人鬚髯如戟，服冠不類齊民，其一則形軀短小，年僅成童，美好如處女。公子私心計曰：「念秧者至矣！」強起詢之，髯者操浙音笑曰：「弟與兄同一桑梓，君竟不識我耶？某太常為予季父，現任都中，與諸大兄杯酒盤桓，弟不才亦常叨陪待。至於浙中故鄉，先人之敝廬與尊府相距只一衣帶水耳。弟雖未獲識荆，昨聞大兄言，知已北上，不意果得相遭，實出三生之幸。」公子聞其言語，仍涉疑忌，而依稀記憶故里若有其人。因叩其官位，並詢以所知，則曰：「弟一武夫，叨登鄉榜，因丁艱未經部選。客歲服闋入京，守候至今，始准保府試用，宦途可謂蹭蹬。然藉此遇兄，頗覺大快人意。」語甚洽比。公子因恍然曰：「君非武孝廉某耶？景慕久矣！」竟與之歡然講禮，無所疑。蓋公子邑中有武科，居雖遠，曾耳其名，即太常之猶子也。所言吻合，方深信之，且揖以入席。某笑曰：「易云不速之客，殆弟之謂矣！」逕就坐。公子又詰少年伊誰，某耳語曰：「此京中一妙齡旦也，弟以數百金致之，故不使離左右。兄前放膽，願賜一坐，何如？」公子不拂其意，果命侍坐。少年亦不謝，岸然即席，公子頗怪之。既而睨其貌，較數粉而增光，視涂脂而益潔，俯仰嬌羞，宛一閨中弱質，公子遂信其為優。未幾，某之廝養亦入，具白旅中人滿，無地可容，謀將他徙。某對公子笑曰：「弟自北來，適遭兄之前驅，知今夕當宿此地，故跟尋而至，冀得一席之地，可以少領清談。今竟不能，殊覺悵悵。」言訖，作別欲行，公子不禁動念。竊計同鄉，又登仕版，既承物色之殷，更荷流連之雅，一時遂頓忘遠慮，慨然曰：「弟不圖兄至，先占枝頭，致兄無地下榻，殊為負罪。然不以褻尊為嫌，弟一人正苦寂寞，何不共居此室，抵足談心耶？」某大喜，謝曰：「暮夜良難轉移。但弟武人魯莽，或不便於兄，反取罪戾。既蒙盛誼挽留，弟亦不敢自外，謹受命。」即呼從人將衣裝盡卸室內，竟不復遷。公子矚其豪華，迥殊寒素，與己亦不甚相懸，愈無所猜忌，乃洗盥更酌。又有頃，田入行酒，公子之侍從踵至。公子命款某之僕，某又起而謝。忽見田駭曰：「二兄何得在此？」公子詰其相識之由，則某之母黨遠族也。公子推某之愛，亦令與席。田三辭，始敢隅坐。某與之閒敘家事，刺刺不休。公子得注視少年，竟不復憶庭訓。少年又時時流盼，倍覺銷魂。四目交矚，漸有不可解之勢。知已上餌，故飛一觴來曰：「兄須盡此爵，是兒有絕技，尚未及一售也。」公子竟滿飲之。某以箸代板，命少年清謳。初猶腴腆，辭以喉啞，強之而後歌。乃一發聲，梁塵簌簌欲動。於是四人豪飲，均已醺醺，邑城早漏下三鼓。田乃辭出，公子與某皆命僕布衾，各據一榻。少年果隨某同臥，儼然伉儷，公子

因竊笑之。及寢，某忽發惡欲嘔，做諸醉態，故攪清眠。公子本不慣此，加以宿酒在胸，遂不能寐。遙聞殿聲清越，喚彩奪雉，公子知僕輩共博，亦屬長途恒事，漠不關心。而何彼二人，則已共入睡鄉矣！公子轉側亦漸朦朧，聞某又欠伸，彷彿病酒不能即安者。少頃，遽以昵語喚少年，少年弗應。又許時，方覺。微聞之，某低曰：「轉背向予，奈何帶亦弗緩？」旋聞少年曰：「臥榻有人，何又做此態耶？」某笑曰：「渠被酒甚深，此時早應熟寐，何能知？若乃故為阻我。」少年遂不言。須臾，榻上窸窣作響，枕席亦有聲，鼻之呼吸，口之嘔啞，皆不止。約略間，公子之情大動矣，惟恨不捨彼而就。無何，駒聲聒耳，某似熟眠。且聞少年笑曰：「誤人黑甜，旋又醉夢，為歡幾何？」公子頓思招之，忽憶父命，遂復強忍。鈴柝已四敲，因假寐入睡。俄而耳畔有人笑語曰：「君盍少寤，敬來答垂盼之情。」語未及竟，身已入衾。公子覺膚香襲人，若薰蘭麝。及撫其下體，則又如脂如韋，溫勝堆綿。值火災禩廟之時，寧復有舟返刻溪之事？未及片言，山僧早叩門而入矣。少年又極活潑，百倍閨人，公子初嘗試之，能不神魂顛倒哉？事已，共枕交吻。少年始言曰：「僕以一時狂瞽，誤從此起者，使酒尚氣，殊不留人面皮。兼之武勇可憚，倘違逆之，敲撲不遠矣。寧得如君輩儒雅，使人乍領而已為之醉心。」公子已有意於此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某兄亦甚愛吾子，何遂不滿如是？」少年又曰：「若人清醒亦極能溫存，無如性耽麴蘖，醉後益豪，雖當僕役之前，亦強人為醜態。君知我輩，豈遂無恥至是？即如今夕，與君共室，何可復生欲心？致以猥褻悉入君耳，即此可見一般。」公子因笑曰：「胡不捨之而相隨遠出？子亦自有所樂者。」少年乃低訴曰：「渠止二百金為予償債，遂誘予相伴，至任再酬十鎰。予年幼誤信之，於今深悔於心，然亦無可如何矣。宵來晤君，不勝仰企，故敢竊以豚饋君。倘留意付渠原金，僕自從君返京，朝夕侍從。我輩中尤有妙者，則汲引同來，不難盡入彀中，豈止僕之一儔哉？」公於見其滑稽，益更適宜，徑許之。少年亦不復起，竟任公子擁背高眠，不覺東方之已白。詰朝，公子猶寢，忽聞某話諍聲。及醒，少年已為猝去，將飽老拳。公子心實惻然，乃著衣下榻，赧顏而排解之。某益忿忿，兼詈公子曰：「以若文人華胄，且係鄉誼，倍致慙慙，何倚勢奪人所愛耶？斯事無足涉訟，予只撲殺此獠。」公子實內作。某即奮臂毒毆，少年號救，勢甚洶洶。郵亭主及兩家藏獲皆排闥直入，正難解紛，田忽自外來，遽止某曰：「弟母躁率，公子實予恩主，有言宜緩商。」遂力勸某出，某猶作色，田乃把臂同去。旋復公子曰：「渠實不甘，可若何？」少年又涕泗橫流，不願從某。田因為之居間，勸公子出金相易，公子亦心肯。田與某言，初猶不許，及言之再三，始允從。但索少年衣履，並飲食鞍馬之需，公子亦斬之。直至日中，甫能定議。以二百四十金付某，某猶恨恨不絕口。方將束裝啟行，忽又聞門聲，哄且倍前。公子怪而出視，郵亭主人早顛踵奔入，為公子言：「貴價與某弁之僕博，負二百金，償未及半，因而忿爭。迄今猶罣於市上，倘被邏卒見之，功令森嚴，予將不能業此矣。惟公子憐之！」公子亟呼僕呵叱之。果有一僕，負重不能償，而眾僕怒某，又不肯代還，以致相毆。及公子垂詢，皆無言，而索逋者益急。公子素慈祥憫下，又出百金命主人代償之，某與其僕始揚鑣而去。公子雖失數百金，然得少年，甚愜所願，故亦不以為憾。僕又因耗其主資，更無敢面諍而腹誹，乃就道。田亦策蹇相送，公子固辭不獲，姑聽其行。至某鎮，日色將晡，始治飧。田又以盛饌入，公子深感其意，與少年對食於室中，田與僕皆在外也。忽又數人徘徊庭際，皆青衣，狀類應捕，噪雜細語，良久始出。旋見田奔走張皇入室，即言曰：「敝親誠不肖，又負累公子矣！」因指少年曰：「是兒非即某王府之旦也？受王身值若干，俱已浪費，故從敝親遠行。王怒，仰京畿追捕，急如星火。僕誤勸公子納之，今被京差窺見，以公子為逋逃主，將逮去見王。公子宜速為計。」言未已，洶洶者盡入，已至廡下。公子聞王大怖，神色盡失。田又出與眾語，安慰之。已有二人牽少年出室，加以肘鎖如重囚。公子益駭，呼田與謀，思所以免禍。田又難色曰：「此曹眼孔大，區區者何能濟事？姑試之。」出果遭捕人揮斥，且掌其頰，田不敢言。公子又挽之，田往復至三，捕人始有允意。然索重賂，金且論千。公子雖震恐，力實不能。田又為之關說，耐盡叱辱，議至八百，方首肯。公子所攜之數，半耗於舟車，前事既已告罄。因以饋贖為苞苴，不數者更質其衣物，囊橐半空，甫能如數。捕人猶爭執不已，田懇之，乃繫少年北行。在公子則已人琴俱往矣！鬱鬱不快，而天已薄暝，即宿於此地。翌日起程，田早不辭而去，公子惑焉。視僕之行裝，俱若輕減。亟叩其故，多不敢置對，惟一僕答曰：「前夕與某之僕博，獨田所負不貲。及田寢，吾儕始落下風。夜間宿此，因共計取償於田，以報公子。不意局勢忽翻，田竟大獲，約資數百金。又不敢聞之公子，遂各卸其裝，畀之令去。渠實飽載而歸，公子幸無責。」公子聞此，憮然有問曰：「噫！予知之矣！此真念秧者也。」乃不復怒，反戒其僕曰：「予奉大人訓，不能恪遵，致為宵小所愚。今我輩實犯淫賭，倘大人知之，罪亦莫追，可慎言。予苟騰達，此數亦無難立致。」從者皆喜，徐請曰：「倘諸公子垂詢，將何以應？」公子曰：「托於盜劫，猶較愈。」僕皆敬諾。抵都，其諸兄已命價相俟。疑之曰：「約於某日可至，何濡滯若此？」公子不言。而先行之僕又訝其蕭索，頓改昔觀，後至者即偽以遇盜相告，眾咸驚歎。公子至寓，見其諸兄，亦以被劫為言。諸兄欲窮治之，則又沮止曰：「吾兄位皆清秩，捕者烏肯盡心？且所失無多，奚必為是介介。」諸兄納其言，反矜其量，而不知其別具隱衷也。公子遂洗心寂處，而使同病之僕密為咨訪。其大兄署內，並無田姓之吏。某太常之猶子，現居京邸，未聞授職。諸王府班中，又無少年其人。知其皆妄，益不敢宣播，即僕亦無有泄者。居二年，以助餉授晉省州悴，始出京。再過其地，傳舍已更三主，前事不問可知，乃歎息而去。念秧之詭譎如是，宜乎墜其雲霧者，不僅若聊齋所云也。

外史氏曰：以藩宣之子，買笑千金，曾無所大損。獨群小為此區區，費盡心力，殊無異於拔牛一毛，不禁令人失笑。雖然，汲水西江，挹流行潦。獅子搏象用全力，搏兔亦用全力，稱此而求，豁壑可滿。苟如公子固無傷，稍遜公子即可慮。吾因特著其奸，而以戒夫世之行邁者。

生生袋

京都一婦，以癆疾病入陰司。見一山堆積小兒外腎，不啻恒河沙數。旁有老嫗百餘人，踞地紡線，而不知所用。婦問之，一嫗答曰：「此名生生袋。凡轉輪者，皆於此領取，故如山而不厭其多。吾曹家貧，苦無衣，冥主憐之，俾得在此縫紉。每枚三錢，藉以資生。其中壽夭彭殤，則以單線雙線別之。汝歸驗之小兒，即可知也。」言已，婦猶有所問，忽一人飛馬而過，見婦即叱曰：「汝不應死，盍去諸。」提其領若捉雞雞，驚悸而蘇。其病若失，因舉以告人。始悟世俗所傳，嬰兒腎囊有緝邊鎖邊之異，證之婦言，似猶可信。

外史氏曰：人多以呵脬為活鬼，又以縫腎資生。生生一袋，直令人間地下無不營營於是矣！第不識此等老嫗亦有更代與否？不然所縫者不啻恒河沙，其錢又可數計耶？惜此婦未及問之。

窺井

京西易州有古剎曰興國，元所建也。三世尊皆梵象，高約二丈。以故殿宇崇峻，圯廢后無力能修。然當每歲重陽，邑之人士，猶於節前十日瓣香奉佛，陳百貨焉。一日盛夏，有老圃數人，與寺僧乘涼殿上。忽聞人呼聲，四顧都無所見，駭極欲奔。其呼倍急，一人膽微巨，仰觀焉。則天花之板本皆外方而內圓，一處脫落如井，有人俯首其間，且呼曰：「渴病難醫，井中大哥盍予一勺水，以濟殘喘。」眾又大駭，而視其面貌似曾相識，蓋左近佃人某也。於是共計首諸官，令人重梯攀援，良久始上。破殿瓦以入，取其人出，則已形狀如呆。官命靜攝一晝夜，始取訊之。供言：「某日入寺中，遇美婦人延至樓上。其居絕華美，飼以肥甘，與同寢處。每出必誡曰：『院中有井，慎勿窺，窺則有禍。』昨因渴試一窺之，乃見人而不見水，是以呼，而不知何以竟在殿上也。」官知為狐所惑，召保逐出。至今郡人猶傳以為異。

外史氏曰：古云「坐井觀天」，此人竟窺並知地矣！夫以如是之狐，其伎倆正自有限。然使鄉人得此，奚啻劉阮天台。乃因文園之渴，仍為晉井之蛙，良亦人生一可恨事。

巨蠍

薊郡一石橋，傳言下有毒物，行旅相戒，莫敢休息。一日有販生椒者，驅二蹇衛馱椒遠來。時正清和月杪，苦熱，小憩於橋樑。卸其椒籠，置諸石欄，驢亦散乾於草際。初不知其有毒也，披襟偃息，倦極熟眠。夢中似有風聲，又窸窣作響，疑有人攘其椒，而猝不能醒。良久始寤，起視之，椒故依然。有巨物懸於欄側，狀如琵琶，灰青色，乃一蠍也，大駭欲奔。既而見其不動，近

之諦觀，則已為椒麻斃矣！其人異之，歸併其椒，以一驢載蠹而行，首尾皆拂地焉。

外史氏曰：傳稱椒房，謂甚能辟除惡物。然惟皇后居之，豈他人獨無所畏耶？惟是椒之為物，其氣甚烈，蠹巨如此，當之輒斃，況小於是蠹者乎？審是則蕃衍盈而，蕃衍盈而，竟為家不可少者矣！隨園老人曰：此一段簡潔可喜。

梅異

吳楚為靈秀之區，人文蔚起，而掃眉才子亦叢生其間，亦山川之氣所鍾也。吳郡一廣文林姓，失其名，無錫人。家本儒素，學亦迂疏，青衿三十載，以拔貢補授斯職，時已耆艾之際矣。內人名嫻，吳氏女，少從毘陵吳太母受學。詩成謝絮，文紹班香，一時閩秀罕出其右者。曾詠送春一絕曰：「預煩小玉為留春，倦倚飛花餞故人。此去莫教鶯語老，再來好嚙柳條新。」其風韻可見一斑。父亦邑庠，因林補官有日，適虛中饋，求婚於吳，父以其將宦，竟許之。花燭之夕，婦尚標梅不足，夫早知命有餘。從任數稔，署冷官閒，而林又庸腐異常，制藝而外無所解，倡隨絕少，益覺無聊。幸姑蘇諸名媛耳聆其名者，咸備珠繡之儀前往執贄，而明倫堂後，又增一班玉筍，吳之心始少慰。林以官守無多，亦任其酬酢，不之禁。癸未仲春，林已年逼耳順，因年老癯病乞休。上官亦無留之者，擇吉遂行。諸女伴聞之，情不能捨，舉攜酒錢之江皋。是日也，香輿隘岸，彩纜盈堤，珠翠迷離，桂蘭四射，較之二疏解組時，反以妍豔勝之，林亦與有榮施矣！離樽甫罄，祖帳未收，正當握手言別，吳忽昏絕倒地。眾大驚，圍繞呼號，竟莫能醒，舟遂因之不發。乃吳方與眾申謝，俄見一老嫗蹣跚自蓬底而來，貌甚醜惡。突前以氣相噴，其寒如鷲粟之風，吳遂莫知人事。迷惘中嫗猶在目，且把其袂曰：「孺人無懼，我奉諸姊命，相屈一敘耳，豈真以魯莽相禍哉？」言已，曳之使行。其力甚猛，吳不得已而從之。因復登岸，又有妖婢二人，姿容娟秀，擁一五色雲駝，向前迎迓。見嫗即笑曰：「如此速客，亦太惡。」嫗亦笑曰：「老婦固善於勸駕者，若兒輩輩斂皂百拜，未必能屈玉趾也。」即促吳登車。吳心惴惴不敢前，嫗又強之，然後挽綬以上。猶未安席，輿忽飄然，彷彿若在半天。吳大駭欲墮，嫗與婢左右挾持之，且笑曰：「小膽如此，豈廿年以前未嘗御風而行耶？幸少安，行且至矣！」瞬息果至一處，島嶼濛濛，樓閣重疊，絕似虎阜之西。而山林花卉之勝，棟宇輪奐之奇，若別有佳境，吳心始少定。仰見雲居軒敞，其牌額皆古篆，文不可識辨。其車停於閭側，更有小鬟狀若司閫，貌尤妖冶，見吳皆含笑相迎，扶策使下，一如夙昔所親狎者。吳方降輿，異香遍發，馥鬱清芬，直達於門屏之外。及入而覘之，則老梅數百株合抱參天，花繁乾密，雜植垣墉之內，始悟香所由來。益入而深，樹且益伙。中一堂，連瓦十數楹，鳥革翬飛，朱甍畫棟。吳未及階，嫗早入報。倏見湘簾啟處，有麗人十餘，接裾而出，笑語曰：「婆子草草，幾驚予妹，我輩尚須負荊。」吳睨之，衣素者十之六，衣綠者十之三，衣緋則一人而已。其衣愈淡，其貌愈妍，皆非日中所及觀。眾既降階，遜吳先登。其室遠勝芝蘭，而古雅絕倫，一琴一書，亦自有孤標別韻。而麗人之妝束，又皆不濃不淡，風格天然。至於衣之肥瘦，袖之長短，無不體裁盡善，信非慧心莫辦焉。吳於此自覺形穢，愈加謙卑。眾推之賓席，三讓而後坐。方將展詢，一衣碧綉者遽啟曰：「適游館娃宮，見諸妃子為妹折柳，張筵設飲，意氣甚都，大為閨中人生色。回憶曠昔，頓思良晤，因遣孟婆奉屈，幸勿以唐突見罪。」語竟起謝。吳本具林下風，不作兒女子態，亦遜曰：「郭中三曲，惟下裡和者為多，白雪陽春反未之逮。姊言之，能勿令人顏汗？」遂亦答拜。眾聞其言，相顧而言曰：「談吐自是我輩箇中人，固不昧其本來也。」因笑曰：「卿二人勿甚癡謙，我輩當以情告。昨天姊自錢塘郵寄賦題一紙，我輩短才，竟莫能就。聞妹以妙文屈抑群美，故乘行旌未發，邀來為我操刀，幸勿峻拒。」語次，婢早捧硯而前。吳起辭曰：「深閨倦繡，短詠尤艱。若屬以大斧長矛鮮克奏績，況古人十年不就者而欲妹一朝成之，不亦鄰於苛耶？」眾笑曰：「妹自敏捷過我輩。脫遇女左思，則不敢以此相強。」於是布白玉之幾，進綠沉之管。碧衣者又曰：「盍少為作者潤筆，勿使人手勁腸枯。」遂以金叵羅進酒，大可數升，其酒紺碧色，香清且腴，眾勸曰：「此梅花之精，即妹在羅浮以之飲趙君者，今還奉觴予妹矣。」吳始恍然，知前身亦在暗香疏影中也。乃欣然強盡其半，索題視之。眾便出錦箋，細楷端研，有序曰：「客夕對月，偶有所思，昔先徵君在日，值此蟾魄清瑩，彼詠我笑，恒至子夜不休。今徵君往矣，復觀此境，幾令孤山三百樹一時欲化杜鵑枝，傷何如也！故予亦不能遽睡，致效海棠婢子長戀黑甜，因取舊句為賦。猶未操觚，即遣鶴兒銜與諸妹，倘有清興，請先揮毫。庶幾世外佳人，又添一段佳話耳！」尾署「愚姊林門梅氏斂衽拜」。其賦題則「愛月夜眠遲」也。吳已技癢，遂不復辭，染翰構思，摘華採藻，不半日而賦成。眾疊肩誦之，其中警絕者有曰：「縱高潔以自憐，亦團圓之可愛。」又曰：「蕊珠宮外，誤香夢於憑欄；群玉峰頭，騎花魂而入月。」又曰：「月姊可憐人，須念今夕之眷眷；素娥真好我，必無來日之遲遲。」約二三百言，比偶工整。眾皆誠服，贊曰：「洗刷殆盡，擲地金聲，我輩宜拜下風。」因覆命酒酬謝，且將肆筵相款。吳亟止之曰：「荷蒙寵召，聊為塞責。頃領玉液，已醉矣！揚帆者實不能再待，請即遣歸，是所切望。」眾笑曰：「妹猶憐冬烘夫子哉！雖然，既已久羈，不宜復留。俟明歲梅花國中，再當相晤。」遂喚前嫗並二婢，仍送之還。眾亦相送之門外，且囑曰：「妹以師雍之故，有涉凡情，因遭帝譴，墮落人間。雖不得意於癡翁，亦既旋歸有日。努力自愛，慎勿過於儂憊。」囑訖，俟吳登輿，始退入。車行較前倍速，俄頃至舟。吳將攝衣自下，忽颶風大作，所乘頓覆。吳大號，恍若夢魘。及寤而視之，祖餞者還在左右，謂吳已死，將與之更衣受舍。吳乃細述其故，更誦其賦如流水，人皆驚異。蓋死已閱三時矣。諸女始告歸，林乃入艙慰視。明日解維，遂爾長往。期年，錫山人至，好事者爭詢之，則吳果彩雲散矣！所謂一歲之約，不爽若是。但恨無驛使來自嶺頭，竟不知群花相見，更自何著作，足以膾炙人口也！

外史氏曰：梅花賦出自廣平，今竟自欲賦矣，且倩人賦矣。究之所倩之人，即屬廣平賦中人，而又不屑自賦。且借愛月以為賦，其賦遂香豔千古，其人亦香豔千古，其人之事更香豔千古矣！然非梅之香豔，其人雖足傳，其賦雖足誦，其事究不足異也。惟孟婆一舉，似乎孟浪，而因落梅之風，少緩山陽之笛，亦既有功於吳。況為梅之所畏者，一旦見役於梅，又不足為群芳吐氣也耶？隨園老人曰：梅之含酸，宜其薄命。然自羅浮夢後，紀載無聞，得此猶堪補入賦科。

童之杰

武生童之杰，灤州人。嘗蓄一利劍，自云能斬鬼狐，人固未之信。某年秋，負之行山東道上，旅人有詢者，輒津津道之。且曰：「吾持此刃，雖不能學萬人敵，然遇魔鬼邪妖，不難一一斷之。彼區區誅軍斬將者，猶是人間鈍器耳！」言之數數，即有好奇者欲試其能。因先與結交，行止皆共。時濟上有巨家，所居宅第為妖所據，曠之而遷於邑中。其人深知之，一日合宿其地，乃給童曰：「溽暑猶蒸，旅邸人滿，有一清涼國，君能從我游乎？」童詢焉，則曰：「知交有別墅，實在於是。倘偕訪之，今夕東道主有所在矣！」童欣然從之，並跡而前。至則天已向晦，其人導以往，戶猶未閉，闔其無人。蓋巨家緣有怪異，知無敢入者，遂不慎管鑰也。兩人襍被徑入，甫及中門，其人佯驚曰：「何灑掃亦無一二？君姑處此，待予往左近覓之。」童視第中頗修整，故亦不疑。且恃其武勇，慨然曰：「諾。」其人即趨出。至外，即闔其扉，且以革帶係雙環，諒童無能飛越，喜笑而去。童久俟不至，心竊訝之，欲出，則門已扃。頓悟曰：「若人殆欲試我術也！幸有劍在，予何懼焉？」於是即庭側一室，拂其塵榻而處。時已昏暝，亦不遑深入，按劍良久，寂無見聞，遂倦而思寢。甫及安枕，窸窣有聲，窗牖故無片紙，伏而窺覘，淡月之下，見一人長僅尺餘，侏儒肥矮，往來巡階而走，狀似狐。因厲聲叱之，倏不見。童遂以為無足慮，弛然復臥。俄而火光頓熾，可鑿鑿眉。有異物高與簷等，面瓜色，雙眸如碗，灼灼然，火光即從此出。週身皆綠毛，約長數寸，甚可怖畏。童不覺股栗，強掣其鋒，虛聲相向。物笑曰：「此劍盡足割雞，奈何大言欺人耶？」其音如鴉，響震屋宇，童之劍早已墜地。正倉皇間，忽聞環珮之聲，物竟斂跡。童因定性，視之，遙見紗籠數對，出自庭後。比及所臥室前，則一中年小婦，靚妝炫服，導以小鬟十數，咸衣紅紫。童心詫妖異，屏息無言。婦人排闥入室，命小鬟以燭照之，微哂曰：「看竹亦問主人，何擅作入幕之賓？無怪廝養不容也。」言訖，北面就坐，呼童以禮相見。乙童既無能捕，強起而揖之。潛睨其容，黛綠粉白，猶存風韻。因竊計，巨鬼畏此，此必其中巨擘。予受此劍，本未一試，頃因氣餒，致為鬼所擲掄，今值孱弱，猶不用武，豈真束手待斃乎？見婦人指揮從婢，似將不利於己，意殊莫測，乃俯掣其劍，挺而刺之。婦人忽回眸一笑曰：「汝猶以劍俠自居耶？予以好生，不戕汝命，且欲講濟世之術。汝乃包藏禍心，反以予試此刃，是誠不可救藥者矣。汝既有利器，請斷予首。倘不能效，弗可活也。」言次，側身向童，命其嘗試。童懼，復棄其劍，伏地曰：「予不敢

矣！」婦人又笑曰：「孺子尚知分量，似可教也。」乃令起坐，與語曰：「予實紅線之流，神於劍術，非若子之碌碌者。因此地鬼狐為祟，特來居之，怪皆遠遁。向之試子者，皆予之僕隸為之，非真妖也。而主人不知予仙，猶以為怪，遂亦久無人居。適在後庭，聞僕言子有重寶而其氣不揚，故宵行而來，將授子以異求，豈有他哉！」童聞言大喜，長跽請教，欲求為師。婦人命取所擲之劍，拂拭再三，謂之曰：「此道家蕩魔劍也，非吾輩所用者，故須人力，始克奏功。若吾劍之飛騰變化，則行之無阻矣。雖然，子實負此劍，非劍之負子。吾授子口訣，再以符水煮是劍，則天下之魔，不難盡蕩矣。」童益踴躍請教，婦人遂言曰：「天心正大，吾法正直，蕩滌邪穢，肅清一世。」授訖，即令小鬟持劍去，以某符和某水煮之，以光起為度。且謂童曰：「劍非不利，但遭世塵埃，亦不免鈍矣。」因與童坐語，歷言劍俠行事。並戒童以正心濟物，不然，劍雖通靈，其為寶也幾何？童一一敬諾。又許時，婢以劍出，則精光進露，非復向之暗淡無華，童遂再拜祇受。婦人又叮囑數言，始返內，時已漏下五鼓。童少寐，天已侵晨，亟起整衣。將詣庭辭謝，而小鬟已出，又以一革囊相付曰：「夫人有命，人神路殊，不宜數數相見。君持此囊去，盡收天壤魔妖，十年後始可尋晤於武當山，彼時再傾囊細敘也。」童又拜受，小鬟即入。童甫出，給之者早俟於門，笑而詢之曰：「此中頗安樂否？」童心甚悲，然遵正直之教，不敢諱，為緬述之。末曰：「子實殺我，而予之劍賴子以神，恩怨可以兩忘矣！」遂別去，不再與言，其人亦疑信參半。嗣聞童在江右頗著神奇，且出家為道士，代人驅遣，不受一錢，始為之駭異。餘在邗江時，曾聞童之神術奇跡甚多，姑舉其一二即足懼人。揚州有一婦，初患瘵疾，既而夢與鬼交。其鬼面目臃腫，毫無血色，且體冷如冰。每至，婦即沉頓，頗不可當。其家延童祛之，童詰其形狀，笑曰：「此一覆沒之鬼也。」乃不入婦室，攜眾直至江乾。夜深鬼果出，童突前擒之，刪剝剖剝，流水滿地，其臭不可聞，相偕者皆掩鼻。童遂納之入囊，鬼猶嘖嘖作響，荷之而行。婦始安，半年而愈。又某縣富家，有女亦為狐祟。晝則白身臥閨中，夜則凝妝以起。侍兒窺之，都無所見，惟衾枕時有長毫數十莖，則狐之所遺也。童聞之，佩劍而往。至即於富家門側，拔劍揮之，應手而倒。得一狐，長近三尺，血殷然已垂斃。童乃剖狐之心，用以療女，病良已。仍以囊貯此狐，徐徐而去。人視其囊約二尺，盛諸異物，無不包容，不禁咋舌駭歎。童既為黃冠，不歸故里。至戊辰歲，作武當之游，遂不復返。